



文学新观察

# 茅盾文学奖作品 能成为经典吗？

贺绍俊

第九届茅盾文学奖评选日前已开始征集作品。茅盾文学奖是当代文学的一项重要重要的、具有相当权威性的文学奖项，至今已经走过30多年，评出了8届共30余部作品，其中的一些作品如《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等历经几十年仍经久不衰。有人问，这些获奖作品都能算是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吗？当然不能以获得茅盾文学奖为标准来确定经典。但这个问题促使我们来思考：茅盾文学奖与经典有什么关系？

## 坚持现实主义的评奖宗旨

文学经典不是由某个部门以某种标准评选出来的，文学经典是经过时间的淘洗，经受了社会和读者等各个方面的考验，自然形成的。这个淘洗和考验的过程就是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当代文学作品与古典文学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当代文学还没有完成经典化。经典化是一个复杂的文化行为，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文学评奖制度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元素，它会以自己的方式影响文学作品的经典化。

茅盾文学奖在最初设立时就确立了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评奖宗旨，尽管对于现实主义的认知在不断深化，但该项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的宗旨基本没变。首届茅盾文学奖是1982年评选出来的。这是新时期文学刚刚起步的时期，对于经历过“文革”的高压政治磨难的文学来说，仿佛是从寒天刚刚



转向春天，一切还处在万物复苏的阶段。当时有一个政治词语：拨乱反正。文学也借助“拨乱反正”，给文学的话语权确立新的执掌者。首届茅盾文学奖既是“拨乱反正”的产物，也是“拨乱反正”的成果，而后人们对于首届茅盾文学奖的阐释，也基本上没有超越“拨乱反正”的认识水平。新时期文学通过“拨乱反正”逐渐建构起一种“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首届茅盾文学奖所奖励的作品都是“拨乱反正”的宏大叙事的作品。因此可以说，首届茅盾文学奖实践了“拨乱反正”的政治策略。这是当时的文学的必然选择。对于首届茅盾文学奖的评价，比较共同的意见是，它体现了向传统现实主义的回归。事实上，从首届茅盾文学奖起，就基本确立了现实主义在茅盾文学奖中的主导地位。

上世纪80年代是一个文学观念异常活跃的年代。当时正是西方现代派流行的时候，西方现代派一下子就冲决了我们过去修筑起来的现实主义大堤。回顾这段历史，有很多问题是值得反思的。过去我们是独尊现实主义，并且将现实主义意识形态化，从而导致了现实主义越来越远

离现实主义的本来面目，变成一种僵化的现实主义、概念化的现实主义。读者阅读以这种方式写出来的小说，也感到了厌倦，因为他们从中读不到新的东西。这是80年代总的文学环境。在这种文学

环境下，突破现实主义框框的写作，既受到作家的欢迎，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当时茅盾文学奖强调坚持现实主义精神，给人的感觉就是缺乏进取精神、不敢突破。但如果不是茅盾文学奖对现实主义的偏爱，也许就会将《平凡的世界》这样的优秀的现实主义文学作品遗漏掉。路遥是新

时期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他对当时的文学环境应该有所感知，但他并不被新奇的文学观念所煽惑，而是能够在文学观上保持淡定和坚守，这同样也很不容易。因为创作实践中的现实主义出了问题，并不能说明现实主义本身就必须抛弃了，现实主义还有没有生命力，这同样需要作家通过自己的实践来证明。路遥就宁愿做这样一名作家。这正是路遥的可贵之处。路遥在文学上崇拜的对象是同为陕西作家的柳青，他不仅认同柳青的创作方式，更认



同柳青对待农村和农民的立场和态度。他构思《平凡的世界》时，他也希望自己能像柳青那样，去写一部反映农村现实的史诗性的作品。路遥坚守了自己的文学立场和文学理想，他也通过自己的奋斗，证明了传统现实主义仍然具有生命力。但是，在当时的“西风劲吹”的大潮下，《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并没有受到好评。茅盾文学奖此刻却能坚持自己的宗旨，肯定了《平凡的世界》的现实主义文学品格。显然，茅盾文学奖对于《平凡的世界》的经典化起到了提速的作用。

## 茅奖将优秀当代作品带上经典化快速车道

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又是充满变异性和开放性的，始终处于动态发展的状态之中。相对而言，茅盾文学奖对于现实主义的理解远远滞后于创作现实的发展，在审美选择上趋向于保守和稳重，不能及时地接受现实主义在长篇小说创作中



的新质，因而将一些对于深化和发展现实主义有所贡献的优秀作品排斥在茅盾文学奖之外。比如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韩少功的《马桥词典》出版于1996年，那个阶段的当代小说在欲望化写作

和市场化的社会转型的双重推动下，沉溺于形而下的写实狂欢中。韩少功却关注语言，探询语言背后的形而上意义，作品融合了作家在历史、地理、语言学、人类文化学、民俗学等方面的知识与涵养，处处展示作者对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的沉思，更体现了深刻的哲理性。如同一些学者所指出的，“它真正的独创性，是运用民间方言颠覆了人们的日常语言，从而揭示出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不被人们意识到的民间世界。”《马桥词典》的出版，就像在形而下的黑暗中透出了一线阳光。据我了解，当时有一些评委力推《马桥词典》，甚至到了下一届，还有评委重提这部作品，认为应该以补救遗憾的方式将其入选。尽管最终《马桥词典》与茅盾文学奖无缘，但这并不意味着《马桥词典》的经典化过程就已经终结。说到底，茅盾文学奖是经典化的重要因素，但又不是唯一元素。

也许可以这样说，茅盾文学奖将不少优秀的当代作品带上了经典化的快速车道，如《白鹿原》、《尘埃落定》、《秦腔》、《蛙》、《长恨歌》、《无字》等等，但这些作品最终能不能成为真正的经典作品，首先还在于作品本身的质量是不是过硬，也在经典化过程中的其他复杂因素。我希望茅盾文学奖能够不断地完善评奖制度，从而能够评选出那些真正具有经典潜质的作品，让这个经典化的快速车道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和市场化

看来，这就是为什么故乡再可爱，但还是有那么多人——自愿的、不自愿的、或是无可奈何的，那么源源不断地离乡背井，去寻觅新的世界、新的机遇、新的起点啊！“这是德沃夏克的交响曲《新世界》中著名的一段，不过，还有一位作曲家，是我们捷克人更喜爱的。”怀特说。“他的名字叫斯梅塔那！他是我们民族的骄傲啊！你们听过他的交响组诗《我的祖国》吗？”怀特脸上泛起了光彩，“这可是《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式首场演出曲啊！”“这是一个捷克人引以为荣的国际性音乐节。”二哥说，“1946年二战刚结束时，也刚好是捷克爱乐乐团成立50周年的生日，当时捷克总统爱德华贝奈斯决定举办一个隆重的国际音乐节，来纪念这一盛事，这音乐节被命名为‘布拉格之春’。”“你们一定要去听听！这可是在全世界都很著名的哦！对了，现在刚好是五月，布拉格之春就在5月12日开幕啊！”怀特的大手重重地拍在大腿上：“啊！来不及了，票肯定卖完了！”“不要紧，我们中国人还有一招，就是订票！”二哥说。订票行动在5月12日下午开始了。我、小雯、二哥组成的三人小组，早早地找到了德沃夏克音乐厅。去售票处咨询，看有没有退票的，或是否可加钱添座的……当然是没有！不过我们毫不气馁，在外面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陆陆续续地走来了一群又一群西装革履、裙带飘逸的听众。二哥上前：“请问，还有多余的票吗？”回答是一群又一群人的摇头。“看来这场音乐会与我们无缘了！”小雯叹了口气。“哈喽，小姐，请等等！”一位胖老太太走过来，“你们想听音乐会吗？我这儿有两张票，我的儿子和他儿媳有事来不了了……”“太好了！”小雯跳起来。“二哥怎么办？”二哥说：“仁要让，还是你俩进去吧！今天跑了一上午，太累了！我就在附近找个地方歇歇吧，我会等你们的。我早上走得匆忙，穿的这身便装！太不合适了！”说着就把我们往音乐厅里推，“还是漂亮小姐才适合这么漂亮的地方。”我们刚坐好，乐队就以捷克国歌“我的家乡在哪里”拉开了音乐节的序幕。总统哈维尔祝词：在布拉格之春进入它的下半个世纪时，我祝愿它的音符能奏出我们心里所有美好的愿望……演讲之后，就是斯梅塔那的交响诗套曲“我的祖国”。这位伟大的捷克民族作曲家，以诗一般的旋律和节奏，把我们带入了梦幻般的境界……那晚，当乐曲中最抒情的那段“伏尔塔瓦”响起时，我情不自禁地热泪盈眶，我感到那犹如一股清泉流入我的心中，让我思绪万千。我想起了我们的长江黄河，甚至榕树下的锦江河，河旁的乡音……无论人们走到哪里，对祖国故乡深深眷恋之情和赤诚之心，是全人类不同民族所共有的，也是优秀的作曲家们之间的共识和共鸣啊！真是剪不断，理还乱，乡愁阵阵来……

## 第六届“我心中的澳门”散文大赛启动

澳门基金会联合《人民日报》文艺部等共同举办的第六届“我心中的澳门”全球华文散文大赛日前启动。大赛是为纪念澳门回归周年而打造的文化品牌活动，自2004年首次开展至今已成功举办五届。2015年是澳门回归16周年，16年中，“一国两制”、“爱国爱澳”，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演绎出许多精彩的澳门故事。征稿自2015年5月1日至2016年2月29日。凡在海内外华文报刊刊发，抒写澳门现实和历史，抒写澳门精彩故事的散文作品均可参赛。大赛设一等奖1名，二等奖3名，三等奖5名，优秀奖10名。获奖作品将集结出版。

## 《少女萨吾尔登》 探寻西域文化

作家红柯的长篇小说《少女萨吾尔登》最近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作者用深沉诗意的笔调讲述大西北文化的交流、融合。他挚爱新疆，不吝笔墨地描摹新疆的神圣舞蹈《萨吾尔登》。他又深爱故乡陕西，饱含深情地叙述那里的风俗，那里的乡亲。作品采用现实与回忆相融的手法，生动形象地为读者展现出一幅新疆戈壁草原蒙古族人民的生活画卷，充满诗性的想象，更为读者呈现出一个神奇、大美的新疆。作品体现了作者对西域文化尤其是新疆边地文明的执着探寻，以及对自然生命力量的讴歌。

## □散文

# 玉色

刘英敏

玉色，似国人的肤色，也是国人内心深处追求的颜色。玉色源于玉。玉来自中国五行的“土”，所以玉也是土地的颜色、农业中国的颜色。在国人的“色谱”中，她的年龄只比太极黑白小。对其他颜色，喜爱者多有不同，但几乎无人不喜爱玉色，这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的原因。

“君子比德于玉”。如果说，太极黑白隐含中国的哲学观，中国红表现国人的性格，青花蓝体现国人的审美观，金黄折射国人的世俗价值，则玉色承载国人的品德。

玉文化是中国独有的文化现象。玉表和，和(中庸)是中国文化的主流。中国小说的皇冠上的明珠——《红楼梦》，就是一部关于玉的前世今生、爱恨泪水的旷世

才情小说。也因此，这部小说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密码之一。“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玉易碎，不像西方文明的代表物钢铁那样有直截了当的蛮力。“谦谦君子，温润如玉。”玉自有其力量，她的力量在于浸润、慈爱、影响，而非冲击。国人爱玉，这种执著甚至痴迷历经五千年风雨变迁而始终不改。

金银财宝中，唯有玉只有祥，没有灾。犹如《易经》六十四卦，只有谦卦全是吉，其他六十三卦均吉凶悔吝不等。

玉，石之美者也。

玉之美，在于她身手美——是良医。“不做良相，便做良医”，这是国人的入生价值选择。“玉石可除中热，解烦懣，助声喉，滋毛发，养五脏，安魂魄，疏血脉，明耳目。”(《本草纲目》)古人认为，玉是阴阳二气的纯精，是和谐的物化表示。今人知道，玉有神奇的生化和物理特性，佩玉与人体谐振，促进人体机能协调运转；玉含十多种微量元素，常把玩，可浸润人体促进健康……

玉之美，更在于她心灵美——是君子。古代，“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玉不仅是大自然的精华，还具备君子的品德。“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

之方也；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许慎《说文解字》)此五德，语意双关，既指玉又指人。

玉是儒家思想的代言人。儒家的经典之一——《诗经》中有30余篇涉及玉，可见周代玉文化就十分发达：玉器的人性化特征得以确立，“玉德”成为道德标准、玉器得到广泛使用……

中国是儒、释、道并处。释家也讲和，故玉与佛有缘。温润如玉，玉之美，又比作美女。

玉叶金枝、鼎玉龟符、怀珠抱玉、粉妆玉砌、白玉无瑕、桂薪玉粒、桂玉之地、抱玉握珠、被褐怀玉、艰难玉成、兼葭倚玉、金童玉女、冰肌玉骨、金相玉质、冰洁玉清、金玉良言、锦衣玉食、金风玉露、伯玉知非、金浆玉液、金科玉律、金口玉音、金枝玉叶、金玉良缘、金玉之言……与玉有关的成语不胜枚举、美不胜收。

玉本石头，美玉只在人间。黄金有价，玉无价。

